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八回 因有情倒認無情

兩處懷恩一處酬，錯將好事鎖眉頭。當原何不明言故，省卻當權書亂投。

話說雲裡手同馬快手欣欣喜喜回家，一進門傅氏接著兒子，就如天上掉下個月來，母子二人抱頭大哭。馬快手道：「莫要哭泣，且商議正事。目今雖然出來，倘然審出那個賊情由，必然又要追究到你的根苗，你母子快些拾收，權到我家去躲避一兩日，待事定再處。」雲裡手遂領了母親，到馬快手家住下。次日，馬快手回來說：「好了，官府已將那賊定了招，擬事已平定。」稍停兩日，雲裡手依舊開張店面，過有年半光景，果然一毫無事。

忽一日，馬快手匆匆走來對雲裡手道：「禍事，禍事！昨日本縣新縣主到任，是南邊人姓李，不知為著何事，他一下動就問你的名字，必非好意，你與他有仇隙否？」雲裡手道：「他既是南邊人，我與他風馬牛不相及，有甚仇隙。」馬快手道：「這又奇怪，昨日口氣已有拿你之意，你快尋個所在，避他一避。」雲裡手驚慌與母親商量，到寶老家去避難，遂忙忙走至寶家，那知門窗封鎖，並無一人。去問左右人家，俱說他進京投親未歸，只得回來。事急無奈，又商議奔伍家去逃災。原來伍家父子俱中進士，父親已入翰林，兒子做了吏主事，在京做官，連家眷也接進京，依舊空回，急得走奔沒路，馬快手道：「事急了，還到我家住下，只是房屋淺小，恐藏躲不穩，然比你這裡料還好些。」雲裡手復又將母親遷進馬家不題。正是：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且說這新縣主姓李，一日因，見雲裡手一案，忽記上心來道：「原是已經係囚。」就立刻差人提到後堂嚴審。李縣主道：「雲裡手，你做過多少年賊盜了？我在京時也聞知你的名字，好好說上來。」見人躲道：「青來爺爺呀！犯人名喚見人躲，不是個雲裡手，那雲裡手果然做賊多年，犯人只在典鋪中做得一次，就犯案拿下，不想前任老爺將雲裡手的罪過，總放在犯人的身上，望縣主細訪便知。」李縣主見他不認，拍案大怒，再三嚴審。犯人只得將冒認緣故說出，李縣主也知果然不是，一發要訪雲裡手。說道：「你既認得雲裡手家中，即差人押你去將他捉將來，我問你的罪過，你可去麼？」見人躲道：「犯人就去。」李縣主遂差兩人領著他同去。

見人躲領兩個差人，竟到雲裡手家中，卻已不在，見人躲就去問人，有個多嘴的說道：「他領的本錢多分是馬快手家的，多分遷在那裡去居住。」那同來兩個差人，是新上卯的，不認的馬快手。同見人躲訪至馬家，馬快手又出差去了，三人即齊踹門而進。見人躲認得傅氏，先一把扯住，同他要兒子，傅氏回：「不在家。」見人躲對差人道：「他既不肯教兒子見面，我們拿將他去見官，撈他起來，不怕他兒子不出來。」三人就動手來捉傅氏。那雲裡手正躲在一張大櫃裡，聽得要捉他母親去，心內驚慌，就挺身出來道：「列位，不要驚壞我老母，有甚事我自與你見官，諸事全休。」遂安慰了母親，竟一同進縣。

李縣主道：「你是雲裡手麼？」雲裡手料只遭斷斷不過，拼著性命，戰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小的就是。」李縣主就笑容可掬的吩咐掩門，忙下來攙起道：「義士請起。」雲裡手摸頭不著，倒吃一嚇。李縣主笑道：「不須張惶，伍家婆媳可是義士相救的麼？」雲裡手道：「不敢，正是小的。」李縣主道：「前日本縣在京時，伍兄親自道及義士許多好處，他感激異常，夢寐不置，再三托我照拂；又帶了五十兩盤費，托我著人送你進京。本縣前日一到就問，只因沒人曉得義士居址，今日因見人躲一案干連義士，方才曉得。欲來奉請，又恐有冒名者濫竊大名，故此行權，多有得罪。」遂重新與他更衣施禮，就要留在衙中吃酒。雲裡手辭道：「還有老母在家，不知老爺呼喚情由，求老爺原諒不恭之罪。」李縣主道：「不妨，我就著人去安慰。」

正說間，忽聞外邊堂鼓擊得亂響，不知是甚麼緊事，慌得李知縣忙出堂來。

卻說按院差官到縣提人，拿出信票一看，上寫著：「速提雲裡手，即刻解報，毋得違緩。」李縣主看了，暗暗叫苦，心中好不驚慌，沒做理會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雲裡手才被捉拿出門，馬快手已後腳回家，聞知大驚，即刻轉身就往縣來打聽消息。才走里路，忽撞著兩個人承差打扮，問馬快手道：「你這裡有位雲裡手住在何方？」馬快手道：「兄是那裡的？問他怎的？」那二人道：「我們是本省黃按院老爺差來請他的。」馬快手道：「你老爺請他去做什麼？」二人道：「聞得我老爺上年出差，經過這裡，受他什麼還救的恩惠，如今已做了本省按台，昨日出巡在崑崙縣，故此差我二人飛馬來請他同去相會，煩兄領我去。」馬快手方記將起來，就是前年還詔救之事，心中大喜，就忙邀二人到家，將雲裡手適才被本縣拿去之事，告知二人。二人驚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二人速去稟知本院老爺，好來救他。」馬快手道：「等二位去而復來，只恐本縣施刑，雲裡手未免吃虧，豈不誤事！二位可有空頭信票在身麼？」二人道：「有得。」馬快手道：「莫若拿一張信票，填寫雲裡手的姓名，二位即刻趕到縣裡，只說院裡老爺即刻提他，我如飛趕至崑崙縣，稟你老爺知道，方能有濟。」二人道：「此法果妙。」各人就分頭行去。

故此兩個差官，就到縣堂擊鼓要人。李縣主嚇得沒擺佈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待本縣緝拿就是。」差官曉得在他衙門，那裡肯一刻遲緩，立等催迫。李縣主托故要到後堂，定計回覆。差官恐有失錯，緊緊跟著，那肯放鬆。李縣主急得無奈，假意出簽子，發捕役拿人，指望掩過差官耳目，就好回覆上司。那知催得緊急，李縣主只道他要詐個包兒，遂送若干禮物程儀，二人又不肯受，一味要人，從早晨直纏至晚，還不肯放鬆。忽又到了兩個差官，催提越發緊急，這遭卻真是按院印信批文，著緊親提。卻是馬快手去報信，黃按院恐雲裡手有失，就差人兼程趕來催提，還不放心，又差四人接腳出門。李縣主正在委曲庇護，轉眼又是四人，來到大聲發作，要扭縣主同去回話。李縣主無可奈何，只得含淚將雲裡手放出，又做一道伸文，說雲裡手有若干義俠，非樑上之流，求按院開釋。眾差官簇擁著雲裡手，忙忙上路而去。這李縣主著急，忙將此信寫一封書，連夜差人進京報與伍吏部知道。次日，將雲裡手母親悄悄接進衙中安頓，又差人到崑崙縣打聽吉凶信息，不題。

再說雲裡手陡見按院來提，不知是那裡火起，暗苦道：「這遭罷了。」驚得昏昏沉沉，同眾人來崑崙縣，帶進察院，只見按院下階相迎，笑道：「還相認得麼？」雲裡手又出其不意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向年那個欽差黃御史，便笑逐顏開，忙跪下見禮。黃按院慌忙施禮道：「休行此禮，今日接你來，正為報恩之地。」兩人就攜手相談，甚是相得。雲裡手又談及李縣〔主〕為他之事，按君大笑道：「原來俱談左了。」當晚雲裡手就與按君抵足而談。次日，雲裡手就煩馬快手寄信回來，安慰老母，兼謝李縣主之德。過有數天，將雲裡手填個書吏行頭，放在考察內，特等第一名。加上許多褒獎，例當資部之語，正要著人送他進京，考選個前程。恰伍吏部見了李知縣之書，星夜寫書遣人到黃按台處討情，就要接雲裡手與傅氏進京。黃按院笑對雲裡手道：「此必是李知縣前日見我提你進院，他不知情節，寫書進京，故有此舉，來得正好。」遂備千金，贈與雲裡手，送他進京，作考選之資。臨行又眷眷不捨道：「我不久任滿，亦來京相會也。」雲裡手感謝深恩，灑淚而別。回家就去謝李縣主，接了母親登程。李縣主除伍家五十兩之外，亦有所贈，又差馬快手送他同去，一路無話。

直至京中，伍吏部就接進私衙住下，伍吏部合家感激拜謝，自不必說。次日，就打發馬快手回家。過有數天，伍吏部忽對雲裡手母子道：「男大須婚，若沒有妻室，就不成個人家。我有一頭好親事，久已替你留心定下，明日是個黃道吉日，意欲替你們舉姻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雲裡手母子感謝不盡。次日，伍吏部結彩掛紅，諸事齊備，早晨就求鋪房妝奩，約有千金之盛，竟如一個大家行事一般。卻件件俱從伍吏部家中發出，他母子不解其故。及到吉時，連新人也從伍家內裡抬出，大吹大擂的拜了堂，合過盃，將新人蓋袱揭開一看，只見裊裊婷婷，嬌嬌滴滴的一個美豔女子，卻不是別人，就是那寶老的女兒。雲裡手母子甚為驚駭，忙問其故，寶氏道：「伍家是我一門遠親，向年父親因為沒有生計，特來投奔，蒙他夫人賢惠，慨然留住，又欲與我說親。我說妾已心許恩人，設誓終身不嫁。伍吏部越發歡喜，遂傾倒囊橐，老早替我備下這許多妝奩，專待恩人來完他心願。不幸去年七月老父仙逝，又蒙他殯葬，諸事俱係他料理，真是恩德如山，報答不盡。」雲裡手母子聞得寶老已亡，好生傷悼。正說得興頭，外邊又請上席，

賓朋滿座，直鬧至半夜方才而散。雲裡手方入洞房，與新人交頸。正是：

連日燈花添喜氣，鴛鴦被底試新紅。

雲裡手連日新婚燕爾，樂不可言，不上半月去考選行頭，又虧伍吏部之力，竟以特等考授招討司經歷，領憑上任。數年之間，連生三子，官至僉事，時與伍吏部父子、馬快手三家，世世往來不絕云。